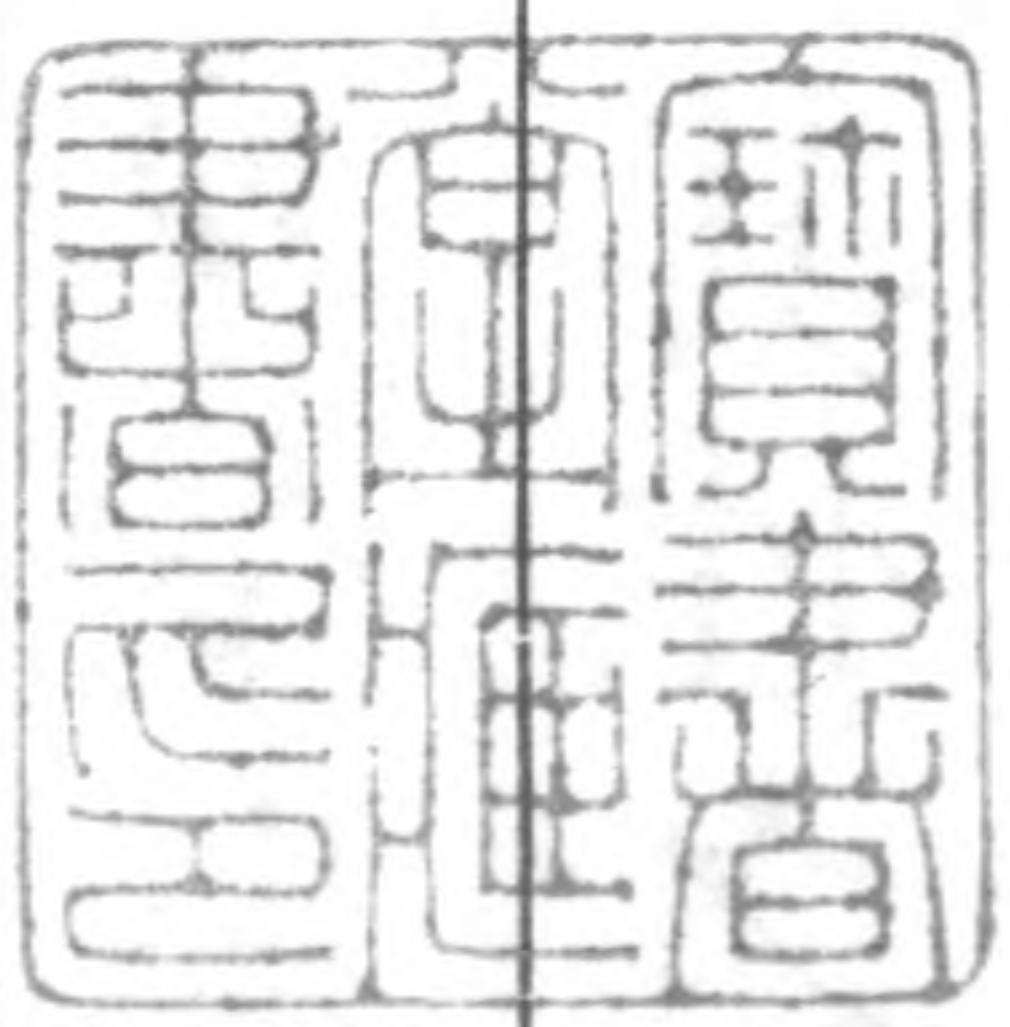


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

中庸

上



中庸一篇乃列聖相傳之心法。子思懼其久而失真。故筆之於書。以詔後之學者。凡三十章。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其功在致知力行。其要在誠身盡性。始於存養省察。極於知化達天。實體是書之意而行之。則先聖之統不患無傳焉。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脩道之謂教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子思正道統之傳。以明天人合一之理。首節乃先言道之所自來也。子思曰。學問之理。莫精於性命。聖賢之功。莫大於道教。世亦知性道教之名。果何謂哉。蓋天之生人。既與之氣以成形。卽賦之理以成性。故在天則爲元亨利貞。而四時五行。庶類萬化。莫不由是而出。在人則爲仁義禮智。而四端五典。萬事萬物之理。無不統於其間。其稟受賦畀。卽如天之命令。所謂性也。由是循其性之

莫自然。則事事物物。莫不各有當行之路。仁而為父子之親。義而為君臣之分。禮而為恭敬之節。智而為是非之辨。其應用酬酢。無非性之本有。而不參以人為之私。所謂道也。然性道雖人所同得。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之異。是以私意人欲。或生其間。而不能盡率其性者有矣。惟聖人因其當行之道。而為之品節防範。以為法於天下。節之以禮。和之以樂。齊之以政。禁之以刑。使賢者可俯而就。不肖者可

企而及。以復其性。分之所固有。所謂教也。蓋道由性而出。言道而不言性。則人不知道之本原。而或索之淺近。道由教而明。言道而不言教。則人不知道之功用。而或索之空虛。道之大原。無一不本於天。而備於我。所以脩道之功。須臾不可離也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此二節書。是言道不可離。而君子能盡靜存動察之功也。子思曰。道率於性。性無不有。則道無不在。大而綱常倫類。小而日用飲食。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。克塞天地。貫徹古今。無須臾之頃。可得而暫離也。如道而可離。則非率性之謂矣。故聖人爲教。因其不可離者。而品節之。君子爲學。亦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。而其所以持守之功。止有動靜兩端。當其靜也。不待目有所睹。而始戒慎也。雖其所

不睹之頃。未與物接。此心常惺惺然。戒謹祇  
慎而不敢忽。不待耳有所聞而始恐懼也。雖  
其所不聞之頃。寂然不動。此心常凜凜然。惶  
恐危懼而不敢忘。所以存天理之本然。而不  
使靜中有須臾之離也。及其動也。人第知衆  
著之爲見。不知幽暗之處。意念一發。而善惡  
之幾已動。是至隱而萬象以昭。豈不是莫見  
乎隱。人第知共彰之爲顯。不知細微之事跡。  
雖未露而善惡之幾已萌。是至微而萬形以

具。豈不是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旣常戒懼。而於  
此獨知之地。尤加警醒。時時敬慎。所以遏人  
欲於將萌。而不使動時有須臾之離也。蓋理  
欲之關。天人之介。出此入彼。間不容髮。惟戒  
懼以全其體。則靜時皆存性之功。慎獨以審  
其幾。則動時皆見性之地。此君子之學。莫大  
乎主敬。一動一靜。密於無間。所以能須臾不  
離道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

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此一節書。是卽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。子思曰。君子主敬之功。其於道不敢有須臾之或離者。蓋以道之體用。卽人之性情也。如人與事物相接。順意而喜。拂意而怒。失意而哀。得意而樂。四者人之常情。當其未發之時。渾然在中心。無一物無所偏倚。謂之中。及其既與物接。喜怒哀樂。隨其所發。皆當乎理。心體暢洽。與未發之中。全無乖戾。謂之和。是中也者。

性之德而道之體。寂然不動。全體已具。至無而涵天下之有。至虛而宰天下之實。萬事萬物之理。莫不根本於此。乃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情之正而道之用。感而遂通。四達不悖。一人之情。卽千萬人之情。千萬人之情。不異乎一人之情。古今事物之變。莫不共由於此。乃天下之達道也。道之體用。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。此靜存動察之功。所以不容少間。而道之不可須臾離也。

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此一節書。是言體道之極功也。子思曰。中和之理。約之雖在一心。放之則彌六合。特患工夫不至。故功化未神耳。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時。所以戒懼者愈密。以至於至靜之中。毫無偏倚。是能推致夫中之極。而大本立矣。尤於隱微幽獨之際。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。愈精。以至於應物之處。毫無差謬。是能推致夫和之極。而達道行矣。由是吾之心正。而天

地之心亦正。七政四時。不愆其度。山川嶽瀆。各得其常。而天地以位焉。吾之氣順。而萬物之氣亦順。魚鼈鳥獸。咸若其性。飛潛動植。各遂其生。而萬物以育焉。蓋天地萬物。本吾一體。大本達道。自有全量。致中和之效驗如此。合而觀之。天命謂性。天之生人也。戒懼慎獨。人之事天也。中和位育。人之成天也。人心即天心。故心盡而天應。人事即天事。故事脩而天從。君天下者。誠能靜存動察。履中蹈和。神

與性會。心與天通。則天清地寧。萬物茂育。可  
還至而立效。豈虛語哉。

右第一章

仲尼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。  
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  
此一章書。是嚴道統之防也。子思曰。仲尼之  
言曰。日用常行。皆有無過不及之理。是爲中  
庸。乃天命所當然。而人心之所同有者。然惟  
君子爲能體此中庸。與之適合。若小人則於

中庸之理。大相違背。而反是焉。仲尼之言如  
此。夫中庸之理。人所同得。乃惟君子能之。而  
小人不能者。何哉。蓋君子靜時。既能戒慎恐  
懼。心存天理。而動時。又能隨時處中。合乎大  
道。此所以爲中庸也。小人靜時。既心徇人欲。  
而動時。又肆欲妄行。此所以反中庸也。君子  
小人之辨。只在敬肆之間而已。要之道統之  
傳。必宗仲尼。垂訓立教。昭如日月。子思懼賢  
智之害道。又恐邪說之亂真。故引孔子之言



以嚴其防。見中庸之統必歸君子。而非小人之可得而竊取也。

右第二章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中庸之妙以醒世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天下之理。過則失中。不及則未至。惟中庸之德。無太過亦無不及。乃日用尋常所遵行而不可易者。真盡美盡善。而無以復加矣乎。但今世之人。氣質多偏。復爲習俗

所囿。故所知所行。非流於太過。卽失之不及。鮮有能適合乎中庸者。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夫中庸之道。本人心所同具。天理之當然。乃小人反之。而衆人又鮮能之。必賴脩道立教之聖人。斯胥一世而歸於至善之域也。

由右第三章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明中庸鮮能之故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道如江河之行於地。豈有阻塞而不行者。今乃不行於天下。我知之矣。蓋行道由於明道。世之資稟聰明者。既窮高極遠。知所不必知而過乎中。愚者又蔽於一曲。暗於大道。而不及乎中。是智者既以道爲不足行。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。此道之所以不行也。道如日月之明於天。豈有晦昧而不明者。今乃不明於天下。我知之矣。蓋明道自能行道。

世之資稟賢能者。既駭世驚俗。行所不必行而過乎中。不肖者又安於故常。溺於物欲。而不及乎中。是賢者既以道爲不足知。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。此道之所以不明也。若此者。豈道之遠於人哉。夫道命於天。率於性。乃尋常日用之所不能外者。但人由之而不察。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。譬諸飲食。人於終日間。誰不飲食也。鮮有能知其滋味者。使其能察識焉。則不出飲食之外。而自得其味之正。

不出日用之外。而自得乎道之中矣。可見誰非道中之人。誰可須臾離道之人。是在勉強學問。化其氣質之偏。而合乎理義之中也。

右第四章

子曰。道其不行矣夫。

此一章書。是慨當世之不能行道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中庸之道。惟其明之者寡。所以行之者鮮。其不行於天下矣夫。夫以當行之理。而人莫之行。豈非智者之過。愚者之不及。

耶。是必開天明道之聖人。乃能立萬古行道之極也與。

右第五章

子曰。舜其大知也與。舜好問而好察邇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其斯以爲舜乎。此一章書。是舉舜之大知。以見道之所以行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人非知無以見道。然而知有大小。卽量有偏全。惟古之帝舜。其爲大知也與。人之聰明自用。則隘。博攬則宏。舜

抱濬哲文明之資。而不敢自恃。每事必問之於人。虛心體訪。毫無勉強。卽芻蕘之言。以爲至理所寓。細加審察。不以淺近而忽之。其無遺善如此。於所問所察之中。有言之不當於理者。則隱匿包容。未嘗宣露。恐沮其來告之意。言之當於理者。則播揚稱贊。使之勸勉。以堅其樂告之心。其廣大光明又如此。然言雖當理。而衆論紛紜。或太過。或不及。有兩端焉。於是兼綜衆說。權衡輕重。以求其義理之至。

當。至於一致之歸。確不可易。有其中焉。然後措之事業。見諸施行。就衆說所有之中。還用之於民而已。不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。又如。此不自恃其聰明。而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。不自恃其才識。而合天下之才識爲才識。故其知益精。其量愈廣。舜之所以爲舜者。其以斯乎。蓋問察隱揚。有以見其寬宏博大。兼該衆善而無遺。執兩用中。有以見其精密詳審。極於至善而無偏。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。

而道之所以行也。夫千古聰明睿智之君。首推虞舜。疑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。乃虛懷若谷。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。可見知之所以大者。在乎明目達聰。而不在恃一人之見也。

右第六章

子曰。人皆曰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。擇乎中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舉道不明之端。以起下章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明於理者。必能固守。猶之明於事者。必能避患。今之人。皆自許曰。凡事之未來。我皆知之。宜其防患於微也。乃禍機當前。茫然不覺。有如禽獸。罹於罟獲陷阱之中。尚不知退避。安得爲知乎。今人之爲道者。亦然。其自言曰。凡理之至微。我皆知之。宜其能擇而守也。乃於中庸之理。雖亦知辨別出來。而竟爲私欲所間。不能守於期月之近。此道之所以不明也。蓋見之明。方守之定。守之

不固。正坐見之不真爾。然則格物致知。顧不  
重且要哉。

右第七章

子曰。回之爲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。則拳拳服  
膺而弗失之矣。

此一章書。見必如顏子爲人。而後道始可明  
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中庸之理。散見於事  
物之間。但在人能擇而守爾。惟顏回之爲人  
也。凡遇事物之來。必詳加辨別。以求所謂中

庸者。但得一至善之理。卽躬行實踐。拳拳然  
奉持在心胸之間。堅守而不復失矣。蓋顏子  
惟知之真。所以守之固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  
及。而道之所以明也。學顏子之學者。宜留意  
焉。

右第八章

子曰。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可蹈  
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  
此一章書。是承上言中庸擇守之難。以起下

章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天下國家至難治。然有明敏之才者。可以使之均平。爵祿人所爭慕。然有廉潔之操者。可以辭之而不顧。白刃人所畏犯。然負勇敢之質者。可以蹈之而勿避。此皆不爲難事。惟是中庸之理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於日用常行之事。而有至當。不易之理。非義精仁熟。無一毫人欲之私者。未易幾此。此所以中庸不可能也。然則有志於斯道者。豈可不純其擇守之功哉。

### 右第九章

子路問強。子曰。南方之強與。北方之強與。抑而強與。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衽金革。死而不厭。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。強哉矯。中立而不倚。強哉矯。國有道。不變塞焉。強哉矯。國無道。至死不變。強哉矯。

此一章書言必得君子之強。而後中庸可能也。子思曰。昔者子路求所以操持堅定。足以

任道者。故問於孔子曰。如何乃爲剛強。孔子曰。強亦不一。今汝之所問。其囿於南方之風氣。而爲南方之強與。抑根於北方之風氣。而爲北方之強與。抑根於義理。不囿於南北。而爲汝學者之強與。何言乎南方之強也。如人有不合於理。則寬容柔順以教之。或有以橫逆相加者。亦直受之。而不報。是爲南方之強。蓋南方風氣柔弱。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。而以含容之力勝人。其長厚之風。猶近於

君子之道。君子居之。何言乎北方之強也。彼戈兵甲冑之屬。凶器也。乃視若衽席而安之。雖至戰鬪而死。亦無厭悔之意。是爲北方之強。蓋北方風氣剛勁。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。而以果敢之力勝人。其武勇之習。一純乎強者之事。強者居之。若汝之所當強者。非君子之強乎。君子之處人。藹然可親。而又志節凜凜。不肖隨波逐流。違理從衆。是爲和而不流。其強也不亦矯乎。君子之處己。卓然守



正。而始終極其堅定。不至有所傾撓。依附。是  
爲中立而不倚。其強也不亦矯乎。當國家有  
道之時。君子則以行道濟時爲念。不肖變未  
達時之志行。其強也不亦矯乎。當國家無道  
之時。君子則以守義安命爲主。卽至於死地。  
而不肖變平生之節操。其強也不亦矯乎。蓋  
南北之強。在以氣質勝人。君子之強。則惟以  
義理自勝。有君子之強。而後中庸可能矣。

右第十章

子曰。素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之矣。君子  
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廢。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  
庸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。唯聖者能之。

此一章書。是以中庸之道歸諸聖人也。子思  
曰。孔子之言曰。今有人焉。淡求隱僻之理。以  
知人之所不必知。過爲詭異之行。以行人之  
所不必行。其意蓋欲求名也。而人情又厭常  
喜新。故傳之後世。容或有稱述之者。此失之  
太過。而爲所不當爲者也。我則止求吾所當

爲者。而此隱怪之事。斷然弗爲之矣。又有求道之君子。亦知道之當爲。勉力遵行。乃不能實用其力。至於半途而廢焉。此失之不及。不當已而已者也。吾則行之於始。必要其終。而自弗能已矣。至於備道之君子。所知所行。無過不及。依乎中庸之理。是與道爲一者也。雖其闇然自脩。或不見知於當世。而絕無怨悔之心。是與道相終始者也。非至誠無息。純亦不已之聖人。其孰能之。有志於中庸之道者。

其亦當知所取法矣。

右第十一章

君子之道。費而隱。夫婦之愚。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。可以能行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。天下莫能載焉。語小。天下莫能破焉。  
此一章書。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。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。子思曰。道命於天。率於

性。人人具足。而盡之者。惟君子。則道屬之君子矣。夫君子之道。有體有用。其用廣大而無窮。其體微密而不可見者也。以知而言。雖夫婦中之愚者。亦有本然之良知。於凡日用常行之理。亦有能知之者。及其全體之至。雖生知之聖人。見聞所限。亦有不盡知者焉。以行而言。雖夫婦中之不肖者。亦有本然之良能。於凡日用常行之理。亦有能行之者。及其全體之至。雖安行之聖人。時勢所阻。亦有不盡

能者焉。不但聖人。雖天地如此其大也。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。或寒暑災祥之失正。亦不能盡如人意。而人猶有怨憾之者。是道不遺於常人。而亦不盡於聖人。天地可見道無不在矣。故就君子之道。而語其大。則無遠不包。天下安得更有大於道者。而能載之乎。語其小。則無微不入。天下安得更有小於道者。而能破之乎。君子之道如此。可謂費矣。而其所以然者。則隱而莫之見也。故曰君子之道費

而隱。詩云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。造端乎夫婦。及其至也。察乎天地。

此二節書。是引詩以證道之費而隱。而又結言之也。子思曰。道之費而隱如此。不可觀詩而悟乎。大雅旱麓之篇有云。鳶之飛。則至於天。魚之躍。則在於淵。詩果何言乎。蓋鳶之飛。有所以飛者。是言道之昭著於上也。魚之躍。有所以躍者。是言道之昭著於下也。夫天地

間無非物。卽無非道。舉一鳶而凡在上者可。知。舉一魚而凡在下者可。知道之費於此。益見矣。而其所以然者。則非見聞所及。豈不隱乎。總而論之。君子之道。由其一節而論。則托始於夫婦居室之間。而知能有所不遺。及推而極之。以求其全體。則天高地下。莫非此理。而昭著。又何知能之可遽盡乎。道之不可離。如此。此君子戒懼慎獨之功。所以不可已也。與。

中庸第十二章

右第十二章

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爲道。詩云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。改而止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道不離人。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實功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道率於性。不外人倫日用之間。何嘗遠人。故爲道者爲人而已。若人之爲道。必欲離人而求諸高遠。便

非所謂率性之道矣。何以見之。幽風伐柯之詩有云。人之執柯伐木以爲柯者。其長短法則。卽在所執之柯而不遠矣。自我言之。所執者一柯。而所伐者又一柯。邪目視之。猶有彼此之別。而以爲遠也。若道則與人爲一。非若柯之有兩。故君子治人。不過就人身原有之理。責成於人。苟人而能改。則亦已矣。更不多求於人之外也。豈欲其遠人以爲道哉。夫道不遠人。亦以不遠於人之心爾。若能盡己之

心而忠。推己之心而恕。則私去而理見。去道自不遠矣。忠恕之事何如。如人以非理施諸己。此己心所不願者。則以己心度人心。知其與我無異。亦勿以施於人。以此求道。何遠之有。

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。以事父未能也。所求乎臣。以事君未能也。所求乎弟。以事兄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。有餘不敢盡。

言顧行。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

此一節書是孔子自言其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。曰。君子之道。其大端有四。反之於丘。則未能一焉。如所求乎為人子之理。欲盡孝以事父。乃我之所以事父。未能盡孝也。所求乎為人臣之理。欲盡忠以事君。乃我之所以事君。未能盡忠也。所求乎為人弟之理。欲盡弟道以事兄。乃我之所以事兄。未能盡弟也。所求乎朋友之理。欲盡友道以交友。乃我之所

以先施於友者。未能也。然必如何以求其能哉。蓋以子臣弟友之道。體之於身。庸德也。則行之而踐其實。以子臣弟友之道。發之爲言。庸言也。則謹之而擇其可。然行易至於不足。不敢不脩德而益勉其行。言易至於有餘。不敢有盡言而益求其謹。惟謹之至。則所言者皆與所行相顧。而無言過其行之慮。所行者亦與所言相顧。而無言不逮行之患。君子之於言行如此。豈不爲慥慥篤實者乎。此我之

所當取法以自脩者也。敢遠人以爲道哉。世之求道者。每舍人倫物則之常。而驚於高深渺茫之域。不知人外無道。道外無人。旣失其所以爲人。又安問其所以爲道乎。亦惑之甚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君子隨在盡道之意。子思曰。凡人所處之位不同。各有當行之道。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。而盡其所當行之道。未嘗於位之外。別有所願慕。蓋求盡於本分之內。自不暇及於本分之外也。所謂素位而行者。何也。人之所遇。惟順逆兩境。而皆有可安之處。如見在富貴。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。而不至於淫。見在貧賤。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。而不至於濫。見在夷狄。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。

而不改其行。見在患難。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。而不變其守。道隨在而盡。則心亦隨寓而安。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本心之理焉。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。

在上位。不陵下。在下位。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。上不怨天。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子曰。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此三節書。是言君子之學。正己反求。而不願



乎外也。子思曰：大凡人居上位，則好作威以陵下；居下位，則好附勢以援上。君子則不然，在上位，則不侵陵乎下；在下位，則不攀援乎上。惟知正己，求完己之分內，而無邀求於人之心。夫有求而不得，則怨生；今無求，則自無怨。但見中心泰然，雖上而不得於天，亦順受其正，而無所怨憾於天下，而不合於人，亦安於所遇，而無所罪尤於人。又何願於外乎？惟其素位而不願外，故君子一身之所履，雖有

順逆之境，而宅心平易，隨寓而安。至於窮通得喪，一聽諸天命之自然，而無一毫慕外之心。豈若小人逞其私智於傾險之途，以妄求幸得之福哉？是道也。夫子蓋嘗言之矣。夫子有曰：射雖一技之微，而其心則有似乎君子。何以見之？蓋君子凡事皆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卽如射者失諸正鵠之的而不中，但反求諸己，以爲技藝之未精，更不怨勝己者。故曰：射有似乎君子。觀此而君子之素位而行，不願

乎外。益可見矣。

右第十四章

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。必自邇。辟如登高。必自卑。詩曰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。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。樂爾妻孥。子曰。父母其順矣乎。

此一章書。是示人入道之序也。子思曰。君子之道。雖無所不在。而求道之功。則必以漸而進。謹於彝倫日用之常。而後可造夫聖神功化之極。審於隱微幽獨之際。而後可底於中。

和位育之全。辟如人欲行遠。必自邇始。邇卽所以爲遠也。辟如人欲登高。必自卑始。卑卽所以爲高也。君子之道。正與行遠登高相似。小雅棠棣之詩有曰。人能於閨門之內。妻子情好契合。如鼓瑟琴。無有不和之處。兄弟之間。翕然友愛。旣極其和樂。且又久而不變。則能宜爾之室家。樂爾之妻孥矣。詩言如此。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。人能和妻子。宜兄弟如此。則父母之心。其亦安樂矣乎。夫卽一家言。

之。父母在上。是高遠者也。妻子兄弟在下。是卑邇者也。由妻子兄弟之和。而遂致父母之順。豈非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之一驗乎。求道者。可以知其序矣。

右第十五章

子曰。鬼神之爲德。其盛矣乎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。齊明盛服。以承祭祀。洋洋乎。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詩曰。神之格思。不可度思。矧可射思。夫微之顯。誠之

不可揜如此夫。

此一章書。是卽鬼神以明道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。而二氣之良能爲鬼神。其爲德也。流行不窮。殆至盛矣乎。何以見其盛也。天下惟有形者可見。鬼神無形。雖視之而弗見。惟有聲者可聽。鬼神無聲。雖聽之而弗聞。然鬼神雖無形無聲。而凡有形有聲之物。皆鬼神爲之體。不可得而遺也。至無而至有。至虛而至實。何其盛耶。卽以祭

祀一端驗之。鬼神之靈。能使天下之人。皆齊明以肅其心。盛服以肅其身。於以奉承乎祭祀。斯時也。但覺鬼神之精爽。洋洋乎流動充滿。恰如在上一般。而在上皆鬼神也。恰如在左右一般。而左右皆鬼神也。所謂體物而不遺者。於斯驗矣。試觀大雅抑之詩曰。神之來也。不可測度。則雖極其誠敬。尚恐有愧。况可厭射而不敬乎。觀於此言。益可以見鬼神體物而不遺矣。夫不見不聞。鬼神微矣。而體

物不遺。又極其顯。何哉。蓋鬼神之屈伸往來。總一實理爲之。所謂誠也。惟其誠。則有是理。必有是氣。自發見昭著。而不可揜如此夫。此鬼神之德。所以爲盛也。人之體道者。焉可不以存誠爲要務哉。

右第十六章

子曰。舜其大孝也。與。德爲聖人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此一章書。見舜能盡庸德之量也。子思曰。孔

子之言曰。人子事親。皆當盡孝。然惟古帝舜。其爲大孝也與。夫爲人子者。非德不足以顯親。舜則生知安行。德爲聖人。其顯親之孝爲何如。非貴不足以尊親。舜則受堯之禪。尊爲天子。其尊親之孝爲何如。非富不足以養親。舜之富。奄有四海。以天下養。其養親之孝爲何如。且上而使宗廟饗天子之祭。所以爲親光前者至矣。下而使子孫保諸侯之封。所以爲親裕後者至矣。舜之德福兼隆如此。誠有

非常人可及者。此其所以爲大孝與。

故大德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祿。必得其名。必得其壽。故天之生物。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詩曰。嘉樂君子。憲憲令德。宜民宜人。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。自天申之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此四節書。是言聖人有大德而後能備大福也。子曰。夫舜之德福兼隆。固所以爲大孝。然德又福之本也。故有聖人之大德。而德中自

有尊榮。必得天子之位。德中自有福厚。必得四海之祿。德中自有令聞。必得顯著之名。德中自有久道。必得永遠之壽。皆理之自然。不求而自應者也。此豈天之有私乎哉。嘗觀於天之生萬物。必因其材質之可厚而加厚焉。如物之栽植者。本有生意。便從而培養之。至物之傾仆者。本無生理。便從而覆敗之。或培或覆。皆物之自取。而天未嘗有意於其間也。嘉樂之詩有云。可嘉可樂之君子。有是顯然

昭著之美德。既宜於在下之民。又宜於在位之人。以是爲天所眷顧。而受天之祿。天既保愛之。佑助之。而命爲天子。又從而申重之。保佑之不已。使之獲福於無窮。此天之眷德。又有可徵者也。由此觀之。可見有大德者。必然受天之命而爲天子。今舜既有是大德。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。而享祿位名壽之全。固理之必然者爾。尚何疑哉。夫舜之德爲大德。斯孝爲大孝。舜聖人也。而實孝子也。舜之

聖。聖之孝者也。舜之孝。孝之聖者也。故爲天下萬世法。

右第十七章

子曰。無憂者。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爲父。以武王爲子。父作之。子述之。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。壹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子思引孔子所言文武周公之事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自古帝王。於父子

創述之際。多有不足於心之處。卽不能無憂。若全無所憂者。其惟我周文王乎。何以見之。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。以武王之聖爲之子。王季積功累仁。造周家之基業。是賢父作之於前也。武王繼志述事。集周家之大統。是聖子述之於後也。父作子述。前後皆有令德。文王之心。更無不足之處。此其所以無憂也。文王之事如此。至於武王述之之事。更有光大前人者。周自大王肇基王迹。王季勤勞王

家。文王三分天下有二。是時人心天意無不  
順應。王業之端緒始基之矣。武王能繼大王  
王季文王之緒。應乎人心。順乎天命。誅紂無  
道。壹著戎衣。遂克商而有天下。是時諸侯率  
從。萬姓悅服。東西南北無不稱功頌德。身不  
失天下之顯名。於是易侯而王。而尊爲天子。  
化國爲天下。而富有四海之內。上而祖宗則  
隆以王者之稱。祀以天子之禮。自文王以前  
皆奉於宗廟而饗之。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。

歷年八百。自成康以後。皆守其基業而保之。  
無非承祖考之烈。順天人之心。而合乎理之  
所當然也。武王之事如此。

武王末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大王王季。  
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。達乎諸侯大夫。  
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。子爲士。葬以大夫。祭以士。  
父爲士。子爲大夫。葬以士。祭以大夫。期之喪。達  
乎大夫。三年之喪。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  
一也。



此一節書。是言周公制禮。以全武王子述之事也。子曰。武王受命爲天子時。已末年矣。凡所以述文王之事。尚有欲爲而未暇及者。周公乃身任其責。因時制禮。展其欲展之孝思。廣其未廣之恩意。以成文武之德。近而追崇古公爲大王。季歷爲王季。不王其身而王其號。蓋推文武之意。而及乎王迹之所起也。遠而自祖紺。以至后稷。皆祀以天子之禮。不王其封而王其饗。又推大王王季之意。以及於

無窮也。斯祀禮也。皆本乎天理之安。人情之至。豈獨自盡其孝已哉。又推之。以及天下。達乎諸侯與大夫。及士與庶人。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。如父爲大夫。子爲士。葬則以大夫之禮。祭則以士之禮。如父爲士。子爲大夫。葬則以士之禮。祭則以大夫之禮。蓋葬用死者之爵。貽之以安也。祭用生者之祿。俾盡其情也。又制爲喪服之禮。期年之喪。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。天子諸侯。無伯叔昆弟之喪。親不

敵貴也。三年之喪。自庶人上達乎天子。皆通行之。此乃父母之喪。子於父母。罔極之恩。無分貴賤。貴不敵親也。追王上祀之禮。致孝於祖先。葬祭喪服之禮。推及於天下。皆緣情制禮。周諱曲當。以成文武之德也。周公之事如此。子思引此。以見文武周公。能盡中庸之道。是亦費之大者也。帝王體中庸之道。當以文武周公爲法。

右第十八章

子曰。武王周公。其達孝矣乎。夫孝者。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之事者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引孔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。而言其所以盡孝者在繼述也。子思曰。孔子之言曰。凡人之孝。止於一身一家。未必達之天下。惟武王周公。能推其孝親之心。盡倫盡制。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。所以天下之人。通謂之孝。而無異詞。其達孝矣乎。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。凡前人有志未逮。而成就之爲繼

不必前人有此志。而吾之所存合天。則隔世相感。是爲善繼人之志。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。不必前人有此事。而吾之所爲當可。則易地皆然。是爲善述人之事。此所以因時隨分。一酌乎理。而推四海。傳萬世。而爲達孝也。

春秋脩其祖廟。陳其宗器。設其裳衣。薦其時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。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。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爲上。所以逮賤也。燕

毛。所以序齒也。

此二節書。是舉武周所制祭禮。以明達孝也。子曰。武王周公之所以善繼述者。卽其所制祭祀之禮。可見也。自春徂秋。四時皆有祭。臨祭之時。於祖廟中。門堂寢室。必加灑掃整飭。以致其嚴潔。於先世所藏之重器。必陳而列之。以示能守。於先王所遺之裳衣。必設之以授尸。使神有所依。而致其如在之誠。於四時之食。各以時物薦之。以奉人者薦神。而將其

生事之敬。其於時祭之致孝者有如此。再以  
禘祭之禮言之。宗廟之次。在左者爲昭。右。陽  
也。昭取陽明之義。在右者爲穆。右。陰也。穆取  
陰幽之義。此建立宗廟之位置也。當禘祭於  
太廟。則羣廟之子孫。皆來與祭。其宗廟中序  
立之禮。亦依祖宗世系。以次相序。乃所以序  
其孰爲昭。孰爲穆。親親使不紊也。至於異姓  
助祭。外服有公侯伯子男。內朝有卿大夫士。  
皆序之以爵。尊者在前。卑者在後。乃所以辨

其孰爲貴。孰爲賤。貴貴使不越也。其同姓異  
姓。與祭俱有職事。如宗掌祠祭。祝讀祝文。至  
於司尊司爵之類。皆事也。序其執事。惟賢是  
任。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。威儀之美。與趨事  
之嫻熟。賢賢使不掩也。祭畢而飲福。則同姓  
兄弟。與異姓之賓。衆人互相勸飲。謂之旅酬。  
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。舉觶於其上之父  
兄。以相酬酢。乃所以逮及賤者。亦得以有事  
爲榮。幼幼使伸敬也。至異姓賓退。獨燕同姓。

則以毛髮黑白之色別長幼爲坐次。乃所以就尊卑中。各序年齒。不論貴賤。老老以加敬也。其廟中恩義之周。悉又如此。踐其位。行其禮。奏其樂。敬其所尊。愛其所親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

此二節書。是結言繼述之善。而又悉舉禮制之通於治道也。子曰。武周所制祭祀之禮。既

善且備如此。皆善體先王而爲之者也。先王對越祖考。有位焉。今所踐者。卽其位也。先王升降周旋。有禮焉。今所行者。卽其禮也。先王聲容感格。有樂焉。今所奏者。卽其樂也。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也。今春秋祭祀。用致誠恪於上。以敬其所尊。子孫臣庶。是先王之所親也。今周列在廟。廣推恩義於下。以愛其所親。以此觀之。武周之奉事先王。事死猶夫事生。事亡猶夫事存。真善繼善述。無所不至。孝之

極至者也。稱曰達孝。不亦宜乎。然祭祀之禮。又不止此也。有郊社之禮焉。郊以祭天。冬至祀天於圜丘。社以祭地。夏至祀地於方澤。蓋所以奉事上帝與后土。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。有宗廟之禮焉。或五年一禘。而合饗於太廟。或四時有祭。而分薦於羣廟。蓋所以祀其祖先。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。夫郊社之所以享帝。禘嘗之所以享親。其禮至大。其義至精。惟聖人能制之。亦惟聖人能明之。苟能明乎

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則仁孝之理。推之萬事萬物。無所往而不當。治國之道。卽此而在。其如視諸手掌。甚明而易見者乎。武周制禮。不惟善體先王。而且通於治道。有如此。子思引此。以見武周之孝。盡倫盡制。皆有合乎中庸之道。是亦費之大者也。帝王以孝治天下。於制禮作樂。理明治幽之間。宜加之意焉。

右第十九章

大學十次

誠意正心致知格物

致知格物致知者

致知者致其良知也

致其良知者致其心也

致其心者致其意也

致其意者致其知也

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



